



国际名人看中国

China in the Eyes of
International Celebrities

The Real Chinaman

中国人的本色

[美] 何天爵 著 周德喜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非外借

国际名人看中国

China in the Eyes of
International Celebrities

The Real Chinaman

中国人的本色

[美] 何天爵 著 周德喜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人的本色 / (美) 何天爵著 ; 周德喜译.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2018. 6

(国际名人看中国)

ISBN 978 - 7 - 200 - 13792 - 7

I. ①中… II. ①何… ②周… III. ①民族精神—研究—中国 ②民族心理—研究—中国 IV. ①C95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33070 号

国际名人看中国

中国人的本色

ZHONGGUOREN DE BENSE

[美] 何天爵 著 周德喜 译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印刷

*

880 毫米 × 1168 毫米 16 开本 13.75 印张 165 千字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0 - 13792 - 7

定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国际名人看中国”丛书

编委会

主 编：孙 华

编 委：舒 暉 安 危 刘力群 胡宗锋

高敏娜 袁西玲 陈 娟 尚亚宁

罗宾·吉尔班克 苏 蕊 孙 静

总 序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北京出版集团出版“国际名人看中国”丛书，不仅是系统全面地介绍和纪念为建立新中国所做出巨大贡献的国际友人，也是秉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通过传承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广交国际朋友，让更多的外国人来讲述中国故事，在国际舞台上去展现今天的中国发展，向世界说明真实的中国。

“国际名人看中国”丛书收录了多个国家的著名人士的作品。这些作者在 20 世纪亲历、见证了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他们通过在华参加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切身感受，深刻地诠释了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扎根中国大地、吸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独立自主实现国家发展的战略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我们今天再次阅读这些国际友人传世的经典著作，会更加深刻地体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保持

艰苦奋斗的作风，坚持变革创新的精神，才能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国际名人看中国”丛书中，有很多国际友人，在今天仍然对中外人文交流起着重要的作用。80年前，这些国际友人跨越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将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况介绍给世界，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真相。向世界说明真实的中国，让世界把目光投向中国——80年前斯诺他们做到了，今天我们更有必要做到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和平发展，使更多友好的目光投向中国。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们，在不同的时期对中国的看法都不相同。今天的中国，应该以更加开放的胸怀，努力引导各方面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的发展和国际作用。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甚至融入中国，我们无法回避。我们相信，只要秉持包容精神，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通过文明交流互鉴增进各国人民友谊、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维护世界和平，不同文明间就能够相互促进，共通共融。

2017年4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北京培黎职业学校的信中强调指出：“希望你们发扬传承艾老‘努力干，一起干’的工合精神，积极开展国际文化交流，谱写国际友谊新篇章，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路易·艾黎和宋庆龄、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等人发起成立的工合国际，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他在华工作60年，为支援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人民和新西兰人民架起了友谊之桥。在人文交流中，这些有着共同记忆的人物一直是构建平台的主线，因为历史不会忘记那些为人类的和平与友谊做出贡献的人。当习近平总书记在英国女王于白金汉宫举办的国宴上讲话时特别提到：一位中文名字叫作何克的英国记者，积极投身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仅撰文揭露日本侵略者暴行，还担任陕西双

石铺培黎学校校长，为带领学生向安全地区转移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近年来，在何克就读的英国圣乔治中学和李约瑟就读的英国奥多中学，由英中了解协会和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论文比赛已经开展了三届，这些英国的中学生已经开始通过论文写作来了解今天的中国。在美国，来自斯诺家乡的肯尼迪教授将开始《红星照耀中国》出版80周年的全球巡展；中国问题专家麦金农教授筹备的以史沫特莱研究为主题的大型展览也将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举办。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在这个新的时代，中外关系正在出现新的特征，因而对人文交流的目标和内涵提出了新要求。人文交流的背后也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世界的了解和尊重，更是引领各国民众为了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发展“相向而行”。阅读这些国际友人们的作品，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什么是“国之交在民相亲”。衷心祝愿国际友人们的伟大精神历久弥新，让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友谊万古长青！

孙 华^①

2018年6月于北京

^① 孙华，博士、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

前 言

一位生活悠闲的老妇人住在格林山脉的深处。附近没有邻居，但她自得其乐。在一个炎炎的夏日，一位过路人来到她的门前讨水喝。当她得知那位过路人住在波士顿的时候，她大叫起来：“天哪！您住在那么遥远的地方该是多么的孤独啊！”在她的心里，波士顿应该是一个偏僻荒凉的地方，只有她那间经历风吹雨打的小木屋，才是宇宙的中心。

和那位老妇人一样，人们总是习惯用自己建立起来的一套标准衡量别人。至于别人是否正确与明智，都要看他们是否与我们的标准相符合，而全然不顾我们理想中的评判模式是何等地武断和狭隘。

我们对于成千上万中国人机械地夏换单、冬换棉，或者按照特定人的意志在固定的某一天共同换装的行为，不仅感到可笑，甚至奚落和挖苦。但是在美洲和欧洲，那些成千上万高贵的妇人们在那种匪夷所思的时髦的诱惑下，盲目地效仿奇装异服，并且乐此不疲。这些贵妇人的做法与中国人的习俗难道有什么区别吗？如果有的话，谁又是更明智的呢？

请先看看妇女们那天生优雅的轮廓和线条，现在却被奇装异服弄得怪异丑陋，你就会得出结论的。你也不妨比较一下：中国人在季节更替的时候遵照特定人的命令统一更换服装的做法，与两个大

洲占人口总数一半的妇人们抛弃个人品位和爱好，去追求那种源于巴黎或是伦敦贫民窟的奇装异服的行为，谁又是更明智的呢？

我们观察他人，应该做全面的了解，少做思维狭隘的评头品足。无疑，假如我们能以他人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结果就会好一些；如果我们从更高的境界、更准确的视角，以一种非世俗的眼光来品评自己和他人的话，那么，其结果将会更好。更宽广的视野不仅可以让我们的判断更加精准、更加合乎常理，而且还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那就是：将使人们更加宽容、友爱、和睦，更加领悟到人的价值的崇高；然而，当前的状况远非如此。

指责远比客观全面地了解中国人要容易得多。东西方之间相互接触的时间还很短暂，机会也非常少。在我们关于中国的知识中，很多都是想象和猜测，并非基于事实。所以，不可避免地产生许多对于中国人的误解。然而，中国人的确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民族。真实的生活比任何奇妙的虚构和猜测都要丰富和有趣，对于中国人也是这样。真正吸引那些研究者的，不是大家所熟知的、被讥讽和歪曲描绘的中国人，而是他们的真实生活和他们那一套长久沿袭且具特色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风俗习惯。

写作本书的目的，不是辩护，不是道歉和忏悔，也不是责备和批评，更不是高唱赞歌。我曾在中国居住多年，和中国各地各阶层的人们都有过很多接触，且与他们建立起十分亲密的友好关系。本书意在将我在中国社会的亲身经历所得到的体会展现给读者分享。书中着力描述和解释的是，中国人的一些重要而突出的特性，以此来阐述为什么在我们看来那些不可思议的思维方式和风俗习惯，对于中国人来说却是天经地义的。本书的观点是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之上的，而非主观臆断。总而言之，本书立足大视角、粗略地描摹出真正的中国人。

本书在各个章节中安排了许多事例，这是为了使内容更加具有生活的真实、更加生动和易于理解。每一个事例都是真实的故事，没有任何夸张和修饰，甚至可以给出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相关的人物。

在中国人的身上，有着许多优秀的道德品质，也有着令人钦佩的性格特征，同时也掺杂着明显的缺憾和不足。这些东西随着岁月的流动而演进，固执而缓慢。然而，不管是谁，当真正解读了中国人的特点之后，就一定会相信：中华民族的未来是光明的，中国在世界发展的历程中，必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何天爵

1895年1月写于纽约

目 录

前 言	001
第一章 中国印象	001
第二章 中国的政府	016
第三章 中国的语言文字	028
第四章 中国人的家庭生活	043
第五章 中国人的社会生活	055
第六章 中国人的宗教信仰	068
第七章 中国人的封建迷信	083
第八章 中国人的辫子	098
第九章 中国的司法制度	110
第十章 中国人的官与民	125
第十一章 中国的文化教育	139
第十二章 中国的风俗礼仪	153
第十三章 中国的商人和商道	168
第十四章 中国人的贫困群体	182
第十五章 中国的财政金融体系	193

第一章 中国印象

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仅仅始于 30 多年前；承认欧美各国存在的第一批条约也是仅于 50 年前签署的。而那些条约只起到了一些基础性的介绍作用，缺乏促使双边建立彼此友好关系的具体条款。中国向外国开放贸易并允许外国人居住仍然限于沿海三四个口岸城市，禁止外国人在中国内地自由旅行，北京的大门向外国代表仍然关闭、使团被滞留于在中国沿海游荡的军舰上——如果这种情形继续下去，那么我们就无法了解中国人，中国人也无法了解我们。

从 1842 年 8 月 29 日中国与西方列强签订第一个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到 1860 年签订《天津条约》^①，外国使团才被允许进驻北京，外国人也才可以在帝国内地自由游历。

人类历史上思维方式截然对立的两个世界的人们第一次面对面了。他们相互审视着对方。先进而具有侵略性、满怀渴望的西方人，遭遇了温和保守、高傲雍容的中国人，进取与保守发生了碰撞。处于蒸汽时代、钢铁时代、电气时代的西方世界虎视眈眈，对处于孔子时代的东方中国步步紧逼。我们不妨想象一下：一个近代富于进取精神的西方商人来到孔子面前，他们彼此相识交往，各自

^① 清政府与英法俄美签订的《天津条约》为 1858 年。——译者注

形成对对方的看法。这样，读者就会准确地理解东西方最初接触时的情形。而事实上，那位圣人根本就不会愿意见到这位西方商人。

中国与西方之间绝对没有相互交往的基础，也绝对不存在相互认同的利益交叉点。我们的确希望同中国人开展贸易，但清政府对此却非常谨慎，他们把贸易地点限制在广东一地，这是我们唯一可以开展贸易的地方，可见中国对我们开放贸易的尺度有多大。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接下从牢固的城墙上用绳子递下的整捆的生丝和满箱的茶叶，再把墨西哥银圆和英国鸦片拴在绳子上递上去。这种极其脆弱的交易方式使我们认识到：这是限制性的贸易，不是令人满意的具有鼓励性的贸易规则。

其实中国并非反对与西方国家建立政治和经贸联系，只是不希望扩大这种交往而使其始终处于自己的掌握之中。顺治十八年（1661年），为了阻止内地百姓对抗击清军的郑成功队伍的支持和相互联系，清政府禁止百姓前往海外地区，并勒令东南沿海居民内迁30~50里，焚烧沿海民居的船只。清政府为保证迁海令的执行，规定对越界者立斩。如果有人漂洋过海，回来后落在官吏手里就会掉脑袋。虽然这条法令多年来一直没有认真落实，但直到今日也没有正式废除。清政府禁止建造超过6英尺的船只，这使得商业航程较短，既无利可图，又承担较大的风险。

任何国家的船只都被拒绝进入中国的港口，中国的船只又不能做远途航行。因此，我们就很容易揣测到清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接待国外来客，又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回访我们。唯一例外的是，允许数量有限的暹罗^①商船在曼谷和某几个中国港口之间往来贸易，不过这些船只必须按时注册登记。这些商船随着夏季风或东南季风

① 泰国的旧称。——译者注

北上中国，再乘冬季的西北风返回，每年进行一次往返的商贸航程。

本书撰写的目的，不是为了研究导致中国采取闭关自守政策的原因，也不是研究这种政策的效力及其结果。而中国对于西方国家的特点及其具体的地理位置一无所知，却是不言自明的。听说现在的德意志帝国要派遣一个外交使团去中国商讨签订条约被拒绝了。在英国公使的斡旋下，清政府才收回成命，并天真地宣布，据英国外交代表介绍，德国人是真正值得尊重的民族，他们的国王是大不列颠女王的亲戚。因此，中国政府才同意与德国商讨签约。

1870年，一位肩负特殊使命的北京高官前往欧洲时，他下令同行行李一起装运了150多磅的食盐，因为他担心要去的地方可能会缺盐。据说在1884年左右，清朝政府一名阁僚问他的同僚，外国人结婚是否有某种形式的婚约，他们是否两性混居或乱伦。

毫无根据和无知的揣测，导致中国人产生了种种荒唐可笑的概念：那些居住在遥远地方的可怜的人们有着动物般的习惯和长相，他们对于具有极大影响力和高度文明的中华帝国是鞭长莫及的。感兴趣的人类文化学者现在可以在北京或中国其他城市的书店里找到这样一些图书，其中含有对外部世界野蛮人的各种描述，还附有一些经过细致加工的水彩插图。插图中有一类人被画成长耳直触地面，另一类人的腿出奇地短。对另一类人的描绘会使研究者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一定比较准确地听说过大猩猩的样子。还有一类人的脸像一个瘤子，浮雕一样长在胸脯上。还有一类人的脑袋长在左手臂下面，他们携带这样的脑袋自如地活动。中国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做如此奇怪想象的人们不希望进一步与之交往就不足为奇了。

在闭关锁国的状态被打破之前，许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影响的世界里，它始终是唯一的中心，是最终的支配力量。它是一颗恒

星，一个强有力的、高度文明的帝国。在它的周围环绕着一圈满怀钦慕的卫星国^①。它们形成了一个系统、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中华帝国是中心，其他卫星国用最美妙的阿谀奉承和模仿来使它欢心和满足。它们照搬中国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以中国为蓝本建设政府体制。它们还借用中国的宗教。还有几个国家把汉语作为书面语言，汲取中华的文学和艺术营养。所有卫星国都视中国为东方世界的最高权威和无上的统治者。在国内和国际争端中，中国都是它们的仲裁者，甚至中国还动用武力帮助它们镇压暴动。中国自认为也被公认为是它们的保护神。

在这个行星系中，日本是一颗捉摸不定和危险的彗星。估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日本那样从中国攫取了如此巨大的实际利益。它的艺术，它的书面语言，它的大部分文学，还有至少一种宗教，无不借鉴于它那伟大的大陆邻居。日本对自己的两种主要农产品茶叶和蚕丝的称谓就说明都是来自于中国。尽管如此，日本却始终是一个惹麻烦的邻居，一个对中国稳固和公认的霸主地位的挑战者。那种认为中日之间最近的冲突是一种历史例外的观点是错误的，那是十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在当代的重演。

除日本之外，中国和上述国家间都建立了一种明确的、相互非常理解的友好关系。每一个新年，各小国的使节们都会带着贡品来到北京，向皇帝表达节日的祝福，皇帝会亲自接待他们，并回赠他们国王礼品。这些礼品要比他们所带来的贡品贵重得多，因为中国皇帝的权力更大，财富也比他们的国王多。暹罗国王只有很少的年份没有向中国皇帝进贡白象。进贡的白象现在有的还活着，豢养在

^① 东北的朝鲜、南部的缅甸和暹罗、沿着南部边界分布的安南和交趾，还有呈带状分布在中国海上的琉球王国等。——译者注

北京的象苑中。

1894年至1895年冬季，朝鲜国王没有向中国派遣每年一次的进贡使团，这可能即使不是几个世纪以来，也是几十年以来的第一次。以前，中国和朝鲜的贸易大部分都是由这些使团来完成的，阵容庞大的商队被允许随使团同往。作为特别的优惠，他们被免除所有关税。

在这些中国外缘的小国中，国王的继位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当几个可能的继位者之间发生纷争时，中国皇帝的意见就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新继位的国王都要派专使去北京报告他继位的消息，请求中国皇帝的承认。尽管这只是一个形式，但在这些国家中已形成了惯例。尤其在朝鲜和安南，这种情形更是如此。

这种灵活、松散、带有东方特质的国家关系，在思维严密、特别务实的西方人心中造成了混乱和诸多的误解。从任何欧洲语言中，都找不到能够表达中国所宣称的那种控制和维持与各卫星国的关系的词语，因为这种关于国际关系的思想对于我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由于一方面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汇，另一方面对这种关系的实质又缺乏准确的理解，我们就把它称为宗主和藩属的关系；但它在本质上并不属于宗主和藩属的关系，因为宗主国和藩属国关系的最重要一点是，后者必须定期向前者交纳一定的贡物和税赋，后者还必须根据约定和需要向前者提供军事力量，而中国没有强迫周边的任何藩属国这样做。

中国在不断地派遣武装部队帮助弱小的邻居们镇压他们国内的叛乱，但是从来没有要求也没有接受过藩属国提供这样的帮助。在新年的互赠礼品之外——这种互赠活动，中国总是毫无例外地多予少取——并没有藩属国向中国皇帝进献财物的情形。

这种关系对我们来说是不明确的，但对东方人来说却是简单而

清晰的，因为这正与他们的思维观念相吻合。他们把这种关系称为兄弟关系。例如中国政府表达他与朝鲜的关系时，就是采用这种说法，就像一个家庭中哥俩的亲缘关系一样。只要了解在这种盛行于中国各地且成为执政基础的宗法家长制下，老大哥有超越小弟弟之上的某种权力和责任义务，就不难理解维系中国和弱小邻居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了。它体现了一种道德权威和对正义的支配，这与我们的思想观念是格格不入的，特别令人厌恶，因为这种关系既可任意强加于人又可能随时被取消。或许，这种根据主观判断就可以随意决定加强或者回避的国家关系的做法，正是东方人最想要的。

并不奇怪，多少个世纪以来，中国始终保持着霸主的地位，在那些弱小的、尚欠开化的邻居们的恭维声中，整个民族滋长了强烈的骄傲自大意识。因此，它有自己的理由用鄙夷的方式对待那些没有受惠于它的遥远的国度、那些也没有按它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国度。中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由谦卑的崇拜者组成的小圈子，不希望有异己者的闯入。同时我们不能忽略的是，中国与印度有着某种或多或少的联系。

与欧洲人的交往对于东亚这个伟大的帝国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中国人需要站在东方的立场上，做出正确的判断。这就是中国对于同欧美各国建立友好关系所持的态度。它保持着自己的镇定自若，然而却是荒谬和愚蠢的自大。非常不幸的是，对中国政府和百姓来说，与西方的交往被强加于自己的头上，这是一件极其可恶的事情。

本书不准备探讨任何国家是否有权以武力强迫另一国家与自己建立并维持外交关系和商贸往来，这个问题应该留给公认的国际法专家来回答。本书无意于评论鸦片战争的正义与否，也不记录那些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只是力图在一定程度上忠实准确地记述鸦片战